

保衛土地革命勝利果實，



# 土地詩篇

· 下 ·

姚鼎生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，反映抗日战争时期，我闽西老根据地党组织，领导革命人民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，保卫革命果实——土地的斗争和生活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协定。在闽西竟强迫裁撤我新四军闽西留守处，成立业主团，进行反攻倒算，并千方百计妄图消灭我革命力量。在闽西党组织领导下，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，展开了艰苦、复杂的斗争，打破了敌人的阴谋。皖南事变的同时，发生了闽西事变，闽西老区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以革命的武装，反对反革命的武装，最后取得保卫土地的斗争胜利，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战争，写下了闽西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一页。全书分上下册出版。

## 土 地 诗 篇

(下)

姚 鼎 生

\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2.3125印张 2插页 264千字

1983年3月第1版

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800

书号：10173·374 定价：1.0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女“疯子” .....   | ( 1 )  |
| 第二章  | 诈钱 .....      | (19)   |
| 第三章  | 民心 .....      | ( 33 ) |
| 第四章  | 转弯 .....      | ( 54 ) |
| 第五章  | 灯下笑声 .....    | ( 65 ) |
| 第六章  | 山歌战 .....     | ( 75 ) |
| 第七章  | “危险分子” .....  | ( 92 ) |
| 第八章  | 出乎意外 .....    | (105)  |
| 第九章  | 行路难 .....     | (122)  |
| 第一〇章 | 新仇 .....      | (140)  |
| 第一一章 | 枪案 .....      | (154)  |
| 第一二章 | 惩凶 .....      | (173)  |
| 第一三章 | 解救 .....      | (192)  |
| 第一四章 | 秘密监牢 .....    | (213)  |
| 第一五章 | 穿军装的长工 .....  | (231)  |
| 第一六章 | 癫 .....       | (248)  |
| 第一七章 | 回家 .....      | (263)  |
| 第一八章 | 盗金者和救病者 ..... | (279) 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九章 | 和平烟幕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95) |
| 第二〇章 | 悲壮的日子·····          | (311) |
| 第二一章 | 巧袭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333) |
| 第二二章 | 进城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346) |
| 第二三章 | 得意之夜·····           | (362) |
| 第二四章 | “莫在交锋战场上再见面!” ····· | (375) |
| 后 记 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390) |

## 第一章 女“疯子”

张美玉精神上的刺激太大了！

听了糟鼻子叙述她的身世底细，她好象做了一场恶梦，太突然，太出乎意外了，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恐怖、惊惶，接着一阵晕眩，昏厥过去了。她醒来后，好象变成了化石，呆呆痴痴，不说不动，再也看不到她的笑容了。

糟鼻子以为她明白父兄的情况后，动了天伦骨肉之情，心里难过，却暗暗高兴。

“我怎么会是恶霸的女儿和妹妹？”张美玉感到天地对她太残酷了，在心里说道，“为什么又让我知道这件事呀？”

多少年来，她受到的教育，都叫她憎恨吸血鬼、剥削鬼，憎恨与革命为敌的人。这种思想在她心里已种下了根。记得九年前，在乡里列宁小学读书时，有一次在课堂上，老师说：“见到外边来的乞丐怎么办？”她忽地站起来，抢在同学前头回答：“真的乞丐，请他吃饭；要是反动派假装的探子，就抓到乡苏维埃去。”一个同学说：“你爸爸糟鼻子是地主，就是反动派。”她感到委屈，大声争辩道：“他讲拥护苏维埃，不是反动派。”又一个同学说：“如果他反动

了呢？”她说：“他不会反动。”“要是他变坏了？”她愣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变了，就不客气。”老师说她答得好，受到赞扬，她高兴得很。那时候，她那么小，那么单纯，那些话完全出乎真心。随着年岁的长大，从儿童变成青年人，音容变了，可她的想法没有变，一直向往革命，向往光明。

以往，她和乡里人一样，认为张盛堂父子被苏维埃政权镇压，罪所应得，是大快人心的事。如今，糟鼻子讲，这两个人就是她的生身父亲和同胞哥哥，要她记住杀父杀兄的大仇，当张家的孝女，向共产党讨还血债，为亲人雪恨。命运何以如此作弄人呀？“难道我要变成另一种人，换上另一种心肠吗？”

她想象张盛堂父子的样子，不知怎的，眼前却浮现出当年要强奸她的几个兵痞的嘴脸，心里发抖了。长期以来，她都把盛堂父子与杀人、强奸的坏蛋联在一起，已无法将他们分开了。也无法使她对自己的父亲、哥哥有好的看法。她记着糟鼻子的话：“农场里有一片田地是你父亲的，现在应归你了！”土地革命了，土地归谁，凭苏维埃发的土地证嘛，这是三岁孩子都明白的事。难道我要当收租夺田的反动派？太可怕了！

万万没想到，糟鼻子不是自己的父亲，而是叔叔。也万万没想到，一向安分守己，不干对不住农民的事的糟鼻子，心里深藏着复仇的怒火。近几年，糟鼻子在她面前，不断地流露出一些异乎寻常的语言，来探试她的心理，她都从好的方面去想，以为那是无心的失言。春花娘和春花，曾不止一次点拨她，提醒她，不要反驳糟鼻子，由他去说。她总认为春花她们多心，对她父亲不信任。如今，回头想想，糟鼻子

每次讲话，都有骨头，有文章，只怪自己当时没有去咀嚼、去推敲。他最后端出底细，一点也不偶然。为了复仇和重振家业，他煞费苦心。

原来，我跟着伪装的人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。现在看清了，他是一个丝毫没有变好的地主。他要我也变成和他一样，扑到农民身上，去咬他们的喉咙管，去喝他们的血，去杀共产党。想到这里，她全身寒毛倒竖，颤栗了。再看看糟鼻子的脸孔，不感到是慈祥的了，笑脸里露出了凶相；听他的声音也不是和悦的了，轻声低语也似猛兽在嚎叫。一点也看不惯了。他还痴心妄想兴复业权哩！退一万步说，就算让他恢复了业产，又神气起来，我也不跟着他受用。我不满足于住破庙和咬菜根的生活。过日子要靠双手劳动，不是去盘剥农民。我与他们不一样，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！她脑子里产生一个念头：离开这个家。这思想越来越强烈，感到一刻也不能再呆下去了。

到哪去呀？找木礼，就跟他说，留在他家里，为他烧饭、补衣服、喂猪。讲得出口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世上只有船拢岸，哪见岸头去拢船？谁见过姑娘自己去表白？万万使不得。木礼那个木头人，这么多年了，没听他讲过一句温情话。他心里好象有意，口上又不说，相近不相亲。他怕我这个地主女儿影响他进步，沾污他的门楣？一定有这样想法。何必赖着他要？这事情能低声下气地委屈求人吗？她惶惑了。她爱木礼也怨木礼，也怨自己出身不好。

住到春花家里，她不会嫌弃我的。细细一想，又觉得不妥。她是乡里妇女的头目，许多党内事情靠她去办，一个地主女儿安在屋子里，不妨碍人家活动吗？近些时候，村里有些

妇女们在嘀咕什么事，见到我来，常改变了话题，人家对我还有保密，有戒心的。当年，木礼不敢带我参加游击队，今天仍有人防着我，说明人家并没有将我当成自己人嘛。不能住在春花家，同样也不能住春花娘家。象我这样的人，追求革命，也没人相信的。她心冷了，乱了。觉得整个乡村没有可以投靠的人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。茫茫世界，没有她可投奔的地方，没有真正援助她的人！

她记得，那一天在池塘边洗菜，木礼就站在她身边，好象要跟她讲话似的。她心境坏极了，竟打发他走开。事后，又懊悔了。莫非春花说的，木礼对我心里象火那样热，是真的，所以他又来向我亲近？我多傻呀，为什么不让他说一说呢？这么一想，心里又有点活了，好象在黑暗里透出一线光明。不。他还不知道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女儿和妹妹，不知道我是被镇压的坏蛋的后代。他一心只想革命，他的工作使他不能和我这样的人结合，你还想什么呀？她重新坠入失望的深渊。可是，她仍旧在思念木礼，明知这只会给自己增加痛苦，无论如何不能将木礼的影子从心中驱走。在这样难过的时候，什么都心灰意冷，居然如此强烈地想到他，连她自己 also 感到奇异。

她已决定，要逃离这个家庭，逃离这个乡村，暗暗地在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叫她发愁的是没有盘缠，袋里空空，出去如何开始生活？

连日来，糟鼻子女人不断地把乡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她。听说保安队抓人，美玉心头又乱了。还好春花她们平安无事，特别是木礼没有被捕走，她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她明白西田乡的局势会越来越严重。“反正我走了，在这里的日子结

束了，一切与我都无关了，为什么还为它牵肠挂肚呢？”有时，她这样问自己。

早上，她说身上不舒服，不随糟鼻子夫妻去收割晚稻，一个人留在家中，想趁这时候，打开糟鼻子的箱柜，看看能否找到现金。

门外有人在喊：“旺堂叔在吗？”

美玉听出是采花蜂吴家发的声音，感到憎恶，条件反射似的皱起眉头。“不在。”

今天，采花蜂穿着全新军装，身上还洒了香水，笑吟吟地走进屋里。“妹子，你脸孔这样青，病了？”

在部下面前，在老百姓面前，他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。现在却装着笑，轻声细语地献殷勤，讨姑娘欢喜，完全换了一副嘴脸。

美玉警惕地冷冷地说：“没什么大病。”

“妹子，你还嘴硬。你是勤快的人，没病在身，还会在家里闲着？”采花蜂嘻皮笑脸地坐下来。

“你找我爸爸吗？他在田里？”美玉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

“好妹子，你为什么老害怕跟我讲话呢？我最看重你。一进乡，就通知保安队，不准碰你家一根毫毛。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”采花蜂得寸进尺，把椅子向前挪了一步。

“这是区长的恩典。”

“也是我的意思嘛。半句谎话，雷公劈死。你病着，吃不下东西，让事务长给你准备些可口的面汤，好吗？”

美玉见他淫邪的眼光，盯着自己的脸部，盯着自己的胸前，心里有些慌张，态度更严肃了。“不要。”

“你也太客气了。我派勤务兵，到东土镇给你请医生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采花蜂继续陪着小心说：“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叫我怎么办呢？你太见外了。看到你不舒服，比我自己害病还难受。需要我干什么，尽管说吧！能为你做点事情，就算我的福气。”

采花蜂进乡后，见到美玉长得标致、妩媚，就垂涎三尺，一心谋占她。曾托人跟糟鼻子提亲，要讨美玉做他的三房。这可惹引了糟鼻子的无名火，一下子碰了回去。采花蜂这淫棍，哪肯罢休，心里说，你糟鼻子不允婚，难道我就没有别的法子了？只要美玉看上我，你当老子的拦阻也无用。莫看你女儿一本正经，不怕她是贞洁女，就怕遇上我浪荡郎。哪个女子不想攀高门？我吴家发出身乡绅门第，富盖全县，少年得志，如今是少校衔头的军官，势焰滔天，讲一句话，全县都会震动。你美玉一个种田的乡下女子，就说过去是财主家的小姐，享过几天福气？遇上我这样汉子喜欢你，还翘什么尾巴？自然，你不甘愿做小老婆。俗语说：宁为穷人妻，莫作富人妾；愿作空中一只鸟，不作房中一个小。这也难怪。或许她还听过我逼死了几个妻子，心里害怕。这可以解释嘛，好言好语骗她一通，再答应让她坐正，只要能到手，现在什么愿都可以许下。今天，他知道糟鼻夫妻不在，正是天赐良机，岂可错过。

美玉瞧出他的歹意，她这样想：狗见到害怕它的人，总叫得最凶，也最会咬他；见到不理它的人，也会汪汪几声；遇上用棍子对准它头壳的人，就夹着尾巴拼命跑。采花蜂这

只恶狗，对他只能硬不能软。这只犬也会害怕七步蛇和糟鼻子的，不敢对我十分使强。因此，每次采花蜂来纠缠，她都是板着脸不留情地对待他。现在张美玉非常冷淡地说：“你不去找我爸爸？”

“他不在，跟你谈也一样。再说，你妹子病着，我正好来照顾你。”

美玉不答理。

采花蜂说：“我是来问一下，现在庙里住了犯人，又住上兵。我的部下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吗？”他装出一本正经，煞有介事地讲着，好象真的为此而来。

美玉说：“你的部下一天到晚打骂犯人，大喊大叫，弄得我们不得安宁。”

“妹呀，你是金口玉舌，总算讲出来了！我一定照办，叫他们在庙外打骂犯人，打骂完了再拉进庙来。”

“拖到哪里打骂，我都受不了。你们的心也太狠了。看到你们的凶相，听到你们的怪叫，我就头痛。不能对犯人文明一点？”

“当兵的太粗野了。我好好管教，不让他们打骂就是了。”

“你应该让我安静，我难受得很，你走吧！”

“妹子，你难受在哪里？”采花蜂陪着笑，“我知道一些捶拿按摩术，给你摸摸摩摩，好吗？”

美玉吃惊地往后退了两步。“不要靠近我！”

采花蜂仍旧笑着说：“我是一片好心，没有半点歹意。按摩会解除一切病痛，不信就试试看！”

美玉沉下脸来。“我告诉爸爸去！”

采花蜂哈哈大笑起来。“妹子，你有点发神经了，怎么把好心当作驴肝肺？”

“你走！你走！”

采花蜂说：“妹子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走了，有空再来看你！”

他一离开房子，美玉就“砰”的一声关上门，拴上门闩，心里卜卜跳，骂道：“恶狗，该千刀万剐的恶狗！”

采花蜂回到连部，心里思虑：如果真的告诉了糟鼻子，就费周折了，说不定又要让区长来警告我。不信一个女孩子如此难到手！午后，他在路上走着，见糟鼻子从对面走来，私下说：这家伙又来唠叨了。谁知糟鼻子眉开眼笑地向他点头：“少校，吃过午饭啦？”采花蜂忙对从身边走过的糟鼻子点着头：“吃啦，吃啦！”嘿，这美玉原来假正经，我可上当了，她正与我闹着玩哩！这一想，浑身都兴奋了。等到午后一时多，估量糟鼻子夫妻已下地，又跑到庙里来。

他在美玉的厨房里找着她。美玉警觉地说：“你又来干什么？”

“妹呀，真的不许我来看看你吗？”采花蜂思量道：她分明向着我，又扮着不许我接近的样子，有意把自己装成高贵的模样，表示不轻易受人引诱。我索性向她表白嘛。“妹子，我盼望一天十二个时辰都能看到你。前些时候，提防农民收割‘农场’谷子，还要抓人，日夜有事，不好离开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忘掉你妹子！今天，稍稍轻松，就来了……”

外边犯人在喊叫。

美玉见采花蜂露骨地表示淫邪秽褻之意，她脸孔煞白

了，大声地说：“你怎么啦？”声音也变了。

采花蜂以为她因听到外边打骂犯人而生气。上午才保证的，讲了不兑现，当然会嗔怪。“你别恼火，别生气，我去教训他们！”说完，快步跑到前堂来。

看到第四班长八字眉，在踢打一个犯人。犯人发出凄惨的呼号。采花蜂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八字眉立正说：“这家伙装病不出工。”

犯人说：“长官，我真的病了，真的病了！”

采花蜂不耐烦地摇着手，止住他们说话。对八字眉说：“以后不许随便打骂犯人。在这里要安静！不能打扰后堂人家！”

八字眉疑惑地说：“队长，你再三交代对这些人要严厉……”

“你娘的，你听老子今天的话没有？二排长呢？”

“带弟兄们，押犯人到‘农场’去。”

“他回来时，叫他到队部一趟！”

八字眉说：“是。”觉得队长的决定太奇怪了，怀疑他喝醉了酒。

采花蜂回到美玉的厨房，美玉早已不在了。她早跑进房间，又闩上了门栓。采花蜂到她卧房前，叩着门。

美玉不应。

采花蜂想，她还装做生气哩！“我第一次保证就失信，很不该。他们不会再大喊大叫了。我讲出的话，一定要作到的。开门吧！”

美玉还是不应。

采花蜂说：“不开门也好，我有一小包东西寄在你这

里，从窗口扔进去啦！”取出用手帕包好的拳头大的小包包，在窗口晃着。“看！”

美玉没有回身，仿佛猜出对方在用东西来引诱她，愤恨地说：“扔进来，就朝你面上摔回去！”

采花蜂说：“你摔我，我甘愿。”小包包丢了进来，刚好落在她的脚边。

美玉拣起来，回过头，狠力朝他头部甩来。

采花蜂伸手接住。你看，还要撒娇，装做恨我的样子！嘻嘻！他瞧见屋里挂着一个篮子，那小包就朝篮子抛去，正好落在篮子当中。“妹呀，明天上午再来看你！”

美玉取下篮子时，采花蜂早已走了。原来那小包扔到篮子时，已经散开了，里面有十来个金戒指和一捆纸币。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金子和钱，惊奇、诧异。马上又感到受到了天大的侮辱。“采花蜂呀采花蜂，胆敢如此欺负我！我张美玉尽管很穷，可不是见了金钱就动心的人。狗东西，瞎了你的眼睛！”急得脑子发痛，两眼发暗。

气恼中，忽然一个念头在脑子里萌生了：这混蛋不是给我送盘缠来吗？我正为无钱没法动身发愁哩。他的不义之财，取之何妨？正赶上用场。我可以走了，今晚就离开西田乡！明天早上，这恶狗来时，我早已无影无踪，让他对西北风咬牙切齿去吧！

半夜里，她听到隔壁房里两个老人轻微的鼾声。她带着小包袱，偷偷地从后门出去。寒风呼啸，没有星光，没有月亮，路上黑古隆冬。村里每条小路，她都熟悉，就是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也不会走错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当她经过春花门前时，一种惜别之情又涌上心头，忽然停下步，轻轻

地叩着门。春花还没有睡着，出来开门。

春花从她的声音里，听出她是谁。拉住她冰冷的手，把她拖进院子。

美玉说：“就在这里讲几句。”

春花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疑惑不安地说：“外面风大，到屋里坐！”硬把对方带到自己房间。点了灯，见到美玉脸色苍白，好象经历一场大病的样子。两只大大的眼睛看着春花。那神情不是要对方可怜、同情，而是隐藏着委屈和不平的意味。春花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的表情。才几天不见，出了什么事故？春花怜惜、亲切地说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带着包袱上哪里？坐吧！”

美玉说：“不坐，讲几句就走。当着真人不讲假话，我要走了。感你平日里待我好的恩，来告别。”她鼻子有点酸，语气却那么坚决，好象这事已无可挽回，不变了。

春花拉住她的两只手掌，焦急不解地说：“为什么要走？你坐！”

美玉坐下来。“你们的话没有错，我爹娘不可靠。他对我说了，我是盛堂的女儿。什么都说了。我来告诉你，他们恨死了你们，要留心。我不跟他们，要自己过日子！”

春花吃惊了。事情太突如其来了。“你怎么想的？要去哪里？”

“离开西田乡，到人家不认识我的地方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非要这样？”

“我是地主女儿，反革命的后代，你们不相信我，何必留在这里，碍手碍脚的呢？那个家我是不肯再呆了。怨我投错了胎！”

“你不能走，我不放你走，一定不放！大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都怨我，应该怨我！”春花看到她苍白的可怜的脸孔，想到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远离所有认识的人，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，心碎了。她知道，平时美玉确实遇着不少难堪的、伤害她自尊心的事。就连银仙那样好的同志，对她也有糊涂的看法，何况其他人哩。这都怪我这个妇女头目，不会做事情。春花不知道如何减轻对方的痛苦，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对方，这时，她只觉得应该责备自己。

美玉说：“不怨你。你和你妈妈一片真心对待我。春花姐，你不用拦阻我。我想定了的事，不会改变的。只求你，回答一个问题，让我走得明白。我从小受苏维埃教育，恨吸血虫，又劳动了这么多年，想革命，为什么你们一直把我当成外人？公道吗？”

春花想到她平时受的委屈，使她决定非走不可，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。

美玉见她泪水从两颊簌簌而下，积压在心头的离愁别绪，也暴发出来了，她低下头，用发硬的含泪的声音说：

“我不该怪众人，那是上面叫你们干的。”泪水滴到衣襟上。

春花说：“不是，不是上面。完全是我们这些人自己做出来的。”

美玉抬起泪水汪汪的眼睛，奇怪地看着春花。“你是党里面的人，手指往里曲，当然为上面圆场。”

春花说：“你不信我的话？”

美玉说：“信呀！”揩着泪，好久又说：“我知道你们保守机密。上面就是有这个意思，也不向外传。”

“不是，绝对不是。”春花认真地说：“共产党不会不要家庭出身不好的人。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、恩格斯，家里不是做工也不是种田。难道我们不相信他们吗？”她记起有一次，在游击队里，赵贤跟大家讲马克思、恩格斯的故事时，提到二人的出身。

美玉说：“我没见过他们，也没读过他们的书，这话太渺茫了。”

春花说：“两个老人家早不在世了，还能见得到吗？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，也不一定都是工农出身的。没听过广东农民暴动的领袖澎湃，是生长在大地主家里？”

美玉说：“那是当头头的，我不能和他比。”

“一般同志里，也有剥削家庭出身的，难道你没见过？”

“见过。他们是有文化的人，你们需要这些人办事。对待文化低的，或没读书的地、富子弟也这样吗？”

“你没看到参加新四军的同志当中，就有象你这样文化水平的人？”

春花讲的全是事实，美玉开始有点相信了。“你说，共产党没有看轻我？是我多疑？不象。大家分明对我有戒心！”

春花诚恳、坦率地承认说：“确实如此，有些事是对你保密。农民受反动派的残害太厉害了，死了太多人。当你还看不清父母面目，分不清他们好坏时，应该对你口密些。怕你不小心漏出口，让对方摸到我们的底细。这样做为了大家少流血，少死人。自然也有过分的地方，伤害了你的心。你也要谅解大家！”

美玉见她敞开心胸，丝毫没有掩饰，开始感动了，但又反问：“到哪一年，你们才对我没有戒心？”